

[日本] 夏树静子 著

龚群 译

有人不见了

そして誰かいなくなった

窗外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陆地似乎永远不会出现……

013067994

I313.45
745

[日本] 夏树静子 著

龚群 译

有人不见了

そして誰かいなくなった

① 译林出版社



I313.45

745



北航

C1674058

100878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人不见了 / (日)夏树静子著, 龚群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47-3710-4

I. ①有… II. ①夏… 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45698号

SOSHITE DAREKA INAKUNATTA

by NATSUKI SHIZUKO

Copyright © NATSUKI SHIZUKO 198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Woodbell Co., Ltd. Japa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256号

书 名 有人不见了
作 者 [日本]夏树静子
译 者 龚 群
责任编辑 李浩瑜
特约编辑 王 玥
原文出版 讲谈社, 199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25
插 页 2
字 数 149千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710-4
定 价 2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001	第一章 印第安那号出海
034	第二章 邀请者是谁
070	第三章 漂浮的游艇
105	第四章 誓死防御
148	第五章 命悬一线
188	第六章 裁决
209	第七章 山丘上的饭店

第一章 印第安那号出海

1

凯迪拉克载着我从位于成城的家里出来，穿过逗叶新道的隧道开到沿海公路的时候，仪表盘液晶屏上的时间显示为一点四十五分。

前方终于出现了海面，相模湾的万顷碧波沐浴着4月的太阳，闪耀着粼粼金光。

“想不到时间还很充裕。”看到海以后，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刚才在东名高速出口的时候我还担心来不及。”

“您是要到叶山摩瑞拿^①吗？”

司机虻田问我，声音和平时一样沉闷。在父亲的两个司机里，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虻田。他只有四十岁左右，却总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虽然态度恭敬，但经常会突然改变话题，还老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对。就是在镟摺港的……快到了吧。”

“我经常听到什么逗子摩瑞拿、叶山摩瑞拿，摩瑞拿到底是什

① 从英语marina来的外来语，即游艇码头。

么意思？”

你瞧，他又开始了。

“就是游艇港和一些附属设施的意思吧。”我很不耐烦地回答，因为不愿意让他以为我不懂。

“是什么语？”

“.....”

“其实，我以前查过词典。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不明白的东西就老惦记着。可是，英语词典、法语词典里都没查到。这到底是什么语啊？”

我撇了撇嘴：“肯定是你的词典太旧了。”

“今天您是从叶山摩瑞拿出发吗？”

“是。”

“您要在船上待几天？”

“是快艇。”我不由自主地纠正他。虽然快艇确实是船的一种，但是虻田的讲法让人联想起破烂不堪的渔船。

“准备待一个星期，一直开到冲绳。”

“这么长时间，肯定是很大的船吧。”

“听说是超豪华的快艇，全日本只有三艘。”

“我出生在北陆的一个渔村，记得父亲出海前要做很多准备。”虻田又开始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去参拜村里的金毗罗，祷告海上航行一路平安。还说出海前撞上黑猫不吉利，在海上可能会死人什么的.....”

“啊，就是那里吧。”我指着前方一栋橙色的房子说。右手边是凹进来的海湾，左边是伸出去的码头，上面有栋橙色的西式建

筑物。“果然是那儿，上面写着‘海上露台’。”

车从公路往填海地开的时候，可能是轮胎陷进了沟里，重重地颠了一下。看到有腰痛病的虻田痛得皱起眉头，我越发心烦意乱，开口训斥他：

“小心一点！糕点都要碎了！”

虻田帮我把新秀丽的旅行箱和装着柠檬派的盒子搬到“海上露台”门口后，我就让他回去了。

“辛苦了。麻烦照顾我爸爸。”我没忘记加上这一句。

暖暖的阳光照在四面是窗的咖啡馆“海上露台”里，客人不多，气氛悠闲宁静。

正面和右面是大海。海湾里和码头边泊着不少快艇，桅杆林立，海面上白帆点点。

我在柜台边找了个对着正面玻璃窗的位子坐下来，点了三明治和咖啡。因为乘坐印第安那号的客人必须在两点之前到“海上露台”集合，所以我十一点半就出门了，还没有吃午饭。

今天实在是个出海的好日子。

蓝天下飘着一层淡淡的烟霭，洁白的海鸥盘旋其中，海面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片蔚蓝，景物在热浪中扭曲变形。稻村崎和兀然浮出海面的江之岛之间笼罩着轻雾，盛开的樱花宛如粉红色的光斑点缀其间。

把视线投向左边后，我不禁睁大眼睛。

防波堤前的海面上，停着一艘白色的船。甲板上排列着一扇扇客舱的窗户，船头向上微翘，下面形成优雅的弧形。船体大部分被涂成光润的象牙白色，吃水线以下则是耀眼的大红色。作为客船有

点小，但是远远大于停在岸边的其他船只，也更漂亮。

“啊，那就是印第安那号吧。”

听到有人在旁边说话，我诧异地转过身。一个六十岁左右，略微发福的男人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也在探身往外张望。

“一直听说印第安那号非同寻常，果然名不虚传啊。”

服务生把我的三明治和咖啡端过来的时候，这个男人点了一份奶茶。

他戴着一顶棕色山羊皮贝雷帽，穿着格子上衣，叼着烟斗，俨然一个文化人。

“果然是那艘船。”他的语气像是在和我搭讪，我也只好回应，“但是怎么没有帆？”

男人打量了我一眼，不禁哑然失笑：“很多快艇都没有帆啊。”

“.....”

“其实快艇是私人船只的总称。”

“那，游艇又是什么？”

“可以简单地认为有客舱的快艇叫游艇，游艇又分成有帆和没帆两种。”

“哦，这样啊。我还以为快艇都有帆，而游艇.....”

“一般来说，有帆的就简单地叫作快艇，偶尔也叫远洋游艇。没有帆而靠引擎拉动的叫摩托游艇。”

“那么.....印第安那号是摩托游艇？”

“不错。”

“我待会儿就是要坐印第安那号。”我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再

次把视线投向海面上的船只。

“哦？你也坐印第安那号？”

“欸？那么……？”

“嗯，我也接到了邀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要和您这样一位妩媚动人的年轻小姐共同度过了，真是荣幸。我叫冬川，请多关照。”

“我叫桶谷遥，请多关照。”

“这次的海上之旅一定非常享受。现在是出海最好的季节，游艇本身又是日本最顶级的，船主也一直承诺尽全力招待我们这些客人，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带一些个人必不可少的嗜好品而已。”说着，他瞄了一眼放在柜台上的纸袋，浅褐色袋子上印着烟丝的品牌子。

我不由得看了看装着柠檬派的盒子。这是我最喜欢的糕点，这次买来作为给大家的礼物。

眼前浮现出这家蛋糕店所在的高楼林立的成城大道，我不禁想起爸爸，为爸爸揪心。身心俱疲的爸爸现在正躺在虎门医院的病床上休息吧。

“呀，差不多该有人来接我们了吧。”冬川看表的同时，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站了起来。

“我去打个电话。”

我走出双开弹簧门，进了刚才从“海上露台”看到的电话亭。咖啡馆里当然也有电话，但是我想在安静的地方和爸爸说几句贴心话。

我插入电话卡，拨了爸爸化名入住的医院的直线电话号码。这

个号码只有我和极少数自家人才知道。

电话响过四声后，有人拿起了话筒。

“喂。”电话那头传来爸爸忧郁的声音。

“爸爸，是我。”

“啊，小遥。”爸爸的声音一下子精神了，“你在哪里打电话？”

“在叶山码头，马上就要上船了。”

“哦。尽情享受这几天，但也要注意安全。”

“嗯。爸爸您怎么样？”

“我没事。”

“血压呢？”

“没什么大碍。”

“到下一个港口靠岸后我再打电话来。”

“嗯，好。小遥，上船以后要先确认救生船和救生衣放在哪里。宇野家的船应该不会有问题，但也要防备万一有些东西已经破损了，或者数量不够，别忘了先拿一件救生衣放在自己房间里。”

“好。”

“就算有小孩、老人也千万不能心软，绝对不要让给别人，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不要有事。”

“知道了。我老是在担心爸爸您……爸爸也千万不能有事哦。”

“你不用担心我，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你。”

放下电话后，我的眼眶一阵发热。可怜的妈妈。大多数人都以为爸爸因为心脏病和高血压住院是为了避风头，不愿意现身和大家交涉才躲起来的。其实，他们不知道爸爸在那次灾难以后忍受了

多少折磨。都说爸爸十恶不赦……爸爸究竟做错了什么？首先，那次事故百分之百是因为别人的大意才发生的，爸爸本身不也是受害者吗？

爸爸，加油！可能让您烦心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总有一天会朝有利于爸爸的方向顺利解决的。就像爸爸经常挂在嘴边的那样，时间和金钱可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这件事一旦解决，无论是媒体还是社会大众都很快就会忘记的。

在这之前，您就住在医院玩玩股票解闷吧。这次我接受邀请出海，也是因为觉得这正好是一次散心的机会。

2

我回到“海上露台”的时候，有个比我早一步进门的男人正站在店内四处张望。

店里分散坐着六七个喝茶的客人。

“乘坐印第安那号的客人们……”

听到他这样招呼，我走到了他的面前。这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胖的年轻男子，头戴帽子，穿一件洗褪了色的防风服。

“现在请大家坐摆渡船去游艇。”

坐在店里的四名男女站起身，包括冬川在内一共是三男一女，每人都拖着大大的行李箱走了过来。冬川把我的行李箱和柠檬派盒子也一起拿了过来。我向他道了谢，跟在他后面走过去。

一个四十几岁穿灰色西装的男子往收银台走去，准备买单。

“让我一起付吧。”来接我们的人说着，收齐大家的账单把钱

付了。

他提着我和另外一位女客的行李，带领包括我在内的五名客人走到码头的尽头。那位女客人大概四十四五岁，脸部轮廓比较鲜明，四方形下巴给人知性的印象，身上穿的深蓝色外套和白色长裤看上去也很高雅。

码头的对面两边是防波堤，中间是一个闸门。防波堤和码头中间的海面上停泊着一艘黄色橡胶船。

来接我们的男子先上了这艘船。

“行李比较多，大家最好分成两批。请女士先上船吧。”

客人中一位最年轻的高个子男人说：“我在这里给大家看行李，你们四个人先去吧。”

他貌似三十出头，神情温和但是不苟言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来接我们的男子向他致谢：“好，那就麻烦您了。”

于是我们四个人先上了摆渡船，船随即开出了闸门。

驶出防波堤后，迎面拂来的海风带来阵阵凉意。尽管如此，坐在船沿儿上的客人们脸上都写满了期待，大家兴味盎然地注视着前方。

“因为游艇太大，不能直接靠岸。”来接我们的男子解释。确实如此，越靠近这艘游艇越感觉它确实很壮观，甚至给人一种压迫感。

刚才在岸上的时候没看清，现在才发现船体中间写着“印第安那号”几个大红色的字。

没过多久，橡胶船的速度逐渐放缓，然后停在了游艇后方的

舷梯旁。

我们上了舷梯。

甲板边上站着一个高大壮硕的男人，鼻子下留着一撮小胡子。他伸手把大家一个个拉上甲板，然后摆渡船又回去接另外那位客人了。

“有点冷吧，大家快进船厅。”胡须男一边招呼，一边打开玻璃门，把大家让进了船厅。门边有脱鞋子的地方，地板上铺着墨绿色的长毛地毯。

“啊，好大！”我发出一声感叹。比起在岸上远眺，刚才在近前看到的印第安那号更大，而上船以后才发现甲板和船厅宽敞得让人惊讶。

“像是饭店的套房。”那位女客人也随声附和。

“来，请坐。”听到胡须男的招呼，我们在淡紫色的皮沙发上坐了下来。从三面围拢的沙发加上凳子，坐七八个人不成问题。

沙发的对面是一排吧台。泛着光泽的桃花心木吧台内侧一排玻璃酒柜的外框也是桃花心木的，酒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雕花玻璃酒杯。

沙发和吧台占据了船厅的后半部，前半部的左侧是椭圆形的餐桌，右侧则摆着电视机、音响、书架、游戏桌等。

象牙白色的墙壁和天花板与船体外侧颜色一致，显眼的部位都用了桃花心木。室内装饰的材料和设计巧妙结合在一起，船厅整体呈现出典雅尊贵的气氛，同时给人踏实放松的感觉。

“难以置信这是在游艇上。”

不知道谁这样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也有同感，如果没有引擎的

声音和船体的微微摇晃，确实如此。

“这艘船的吨位是多少？”一位穿灰色西装的男士问，他带着关西口音。

“全长是102英尺。吨位是99吨，但是游艇一般不用这个说法。”

“102英尺，也就是30米吗？”

“您第一次坐游艇吗？”

“是，第一次坐这么大的游艇。”

胡须男不再多说，露出雪白而整齐的牙齿微微一笑。

刚才去接我们的男子和留在岸上的客人坐着摆渡船来了，正在帮大家把行李搬进来。

冬川站起来准备去帮忙，胡须男伸手拦住他：“没关系，很快就好了。”

他自己走上甲板，很快就把大家的行李搬到了船厅的角落里。

“好，人都到齐了。麻烦你给大家煮杯咖啡吧。”

去接我们的男子点了点头，走进吧台里面。

“感谢大家光临，我是船长龙崎。”

胡须男正式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语气里略带一丝腼腆。他身高一米八有余，肩膀宽厚，体格结实，浓密的眉毛和黑胡须给他平添了几分男子气概，加上浑厚的声音，完全是那种值得信赖的船长形象。我在心里给他打了满分。从他晒成小麦色的前额和眼角的皱纹判断，年龄应该将近五十。

“这是船上的技师阿东。”

吧台里的阿东向大家点头致意，他约莫二十七八岁。

“船员就我们两个，客人五位，一共七个人。我们打算以十海里的时速开到冲绳宜野湾港，计划在星期六抵达冲绳，星期天早上解散。出港后给大家介绍船内的各种设备以及分配房间，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刚才您说一共七个人？”冬川侧着头问道。

“是，没错。”

“那，您是船主的……？”

“不，不，我只是船长，不是船主。当然，航行中的所有事情都将由我负责，到时候还请大家多多配合。”

“那，船主稍后上船吗？”

龙崎瞪大眼睛，用手摸了摸胡须：“啊……没人跟你们联系吗？”

“什么？”

“我什么都没听说。”那位四十几岁的女客人不满地抱怨。

我也一直想当然地以为船主和他的家人会和我们一起上船。

“那真是对不起了，我以为会有人和各位直接联系。实不相瞒，船主有一些实在推不掉的工作，会晚一天出发。因为不好意思让各位更改行程，所以我们还是按计划今天出发，明天傍晚在御前崎港靠岸的时候，船主在那里上船。”

“哦，是这样啊。没关系，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

“御前崎？也许他们会坐新干线或者开车走高速公路赶上我们吧。”关西口音的绅士端详着放在吧台一端的地球仪说。

“船主家有几个人来？”那位女客人问。

“这个我也不清楚。”龙崎摇了摇头，“不过，客房足够了。”

醇香在大厅里弥漫开来，阿东把煮好的咖啡倒进吧台上的杯子里。刚才留在码头上的高个子男人立即起身，把咖啡端上桌子。

“我带来了柠檬派，大家一起吃吧。”我从行李里拿出柠檬派并解开外包装的绳子，“是成城那家手工蛋糕店的，味道不错。”

“我没有什么必不可少的嗜好品，就带了一些水果来。”女客人也拿过来一只纸袋子，是银座一家有名水果店的包装袋。

男士们动手把白兰地、瓶装鱼子酱等放在吧台上，大厅的气氛顿时融洽起来。明白事情的原委后，赞助这次旅游的船主及其家人不在场反而让人觉得放松。我悄悄地观察了另外四个人，给他们的穿着和品位打了个及格分。

这些人应该都属于富裕阶层，能够被大财阀邀请的人自然具备一定实力。如果是生活困顿的人，即使只是和他们坐在一起也会让我头痛……

“我要去操舵室了。在这之前，请大家作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因为要在一起度过一个星期……”

大概是感觉到了龙崎的视线，坐在沙发一端的冬川第一个开口了：

“我叫冬川牧彦，说不定有哪位曾经读过我写的书。我以前在报社工作，退休以后写写散文。”

他的名字我确实有所耳闻，但是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比起读书，我平时更喜欢音乐和运动。

“啊，您是那位……”女客人的手停在空中，“《决断的风景》是您写的吧，我记得入围了纪实文学奖……”

“那本书很有意思，我也读过。”穿灰色西装的客人平静地说。

“这真是太让人高兴了。”冬川用手扶了扶贝雷帽。

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个文化人，我的直觉果然不错。

“我叫鳅泽弘，是妇产科的医生。”关西口音的男人身体略显单薄，大概四十多岁，清瘦的脸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长长的鹰钩鼻子配上薄薄的嘴唇，给人一种尖酸刻薄的感觉。

“有医生在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冬川客气地说。

“听口音，您住在关西……？”

“不，住在东京。因为在关西出生的，所以一直没改掉那里的口音。”

“我叫久世元子，是个律师。”

这位女客人口齿伶俐，确实和她的职业相符，大家不禁点了点头。她也有轻微的地方口音。

“我在四谷开了一家小规模事务所。请多关照。”

可能她也是出生在其他地方，目前在东京生活吧。

接下来，大家自然把目光转向了刚才留在岸边的高个子男人。

“我叫奈良井义昭，希望有哪位还记得我。”他垂下显出几分懦弱的细长眼睛，耸了耸肩膀，“五六年前我还不时在电视上露面，不过现在的排名一直下跌……”

“啊，您是打职业高尔夫的奈良井先生！”我立刻反应过来，

“怪不得觉得您面熟，原来是电视里的高尔夫精英赛。”

“你还记得我？”